

## 莫扎特音乐的当代人文价值

杨燕迪

### 四、中层理解：举重若轻的形式创意

然而，“流畅性”与“歌唱性”仅是莫扎特艺术的迷人外表，并不是最深的内核。很多人就此误以为莫扎特创作时从来不假思索，无需理性帮助，因而也就谈不上高远和深邃。自负的瓦格纳曾以轻蔑的口吻说，莫扎特一辈子不脱稚气，与艺术的伟大使命无缘。殊不知，以这样的角度认识莫扎特，莫扎特艺术中那种貌似浑然天成、其实内藏“机关”的奥秘，就在无意间被遮蔽。

熟悉莫扎特的懂行鉴赏家，会称赞莫扎特的成熟作品，结构严整而不落于拘谨，乐思充盈而不流于泛滥，条理明晰而不囿于常规。尤其是莫扎特在维也纳度过的生命最后十年(1781 - 1791)，他摆脱早期的外在华丽，逐渐获得了创作技术和心理体验的双重成熟。早年的神童成长为一个智慧的大师。这个神秘而内在的精神成长过程，实际上是莫扎特生平中最值得后人玩味的东西。古往今来，多少艺术界的神童没能摆脱早年的外表光环。心智发展至青年时代就停滞不前，终于落得平平庸庸，碌碌无为。而莫扎特却在保留他所有少年天才的前提下，又将这些天才的种子不断锤炼，不断提纯，从而在艺术上一路攀升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自由、完美境地。

例如：莫扎特器乐作品中被公认最有代表性的钢琴协奏曲。在他所有 27 部钢琴协奏曲中，除了早期 8 首习作之外，从《第九钢琴协奏曲》K, 271 开始，随后的钢琴协奏曲几乎部部是“精品”，其中有近 10 部属于无与伦比的“极品”乃至“神品”之列。如此的高质量兼高产量，这是先天禀赋、后天经验、时代条件和环境氛围合力协作的结果。在这些令专家和乐迷同时感到心满意足、真正具备“雅俗共赏”性质的典范之作中，莫扎特达到了罕有的创新与继承、主观与客观、内容与形式、独奏与乐队、色彩与结构、以及细节与整体之间的全面平衡。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是这种体裁的巅峰，后人几乎无法超越，即便是贝多芬也仅仅是在规模上超出。仅提一个技术要点，比如木管乐器与独奏家之间的对答和交织，后来没有任何人达到过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那样多变、精妙、自如与丰富的境地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所有上述的形式创意和结构平衡，在莫扎特的手下全无人工斧凿的痕迹，一切似乎都是自然天成，顺势而就。甚至是“复对位”的高超手法与半音和声的复杂效果，在莫扎特的笔下，也总是呈现出“举重若轻”般的干净和透明。有人误以为那只是信笔所致，其实是莫扎特将所有的计算加工和巧技运筹都隐藏了起来。在这一方面，莫扎特显然比贝多芬技高一筹(当然，两人的审美旨趣本来就有质的不同)。贝多芬在诸如《庄严弥撒曲》和《大赋格》等作品中，为了自己的崇高理念，置表演者和听众于不顾，音乐于是在困涩中艰难前行；而莫扎特的《C 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》“朱庇特”末乐章，则以纯熟的高超技艺，自信而大气地展示着让人目不暇的对位编织。再领教一下《F 大调第十九钢琴协奏曲》K, 459 末乐章所展现出的智力凯旋(纯粹喜歌剧的嬉闹与严肃赋格式复调的奇妙结合)，我们就会明白，莫扎特音乐中存在着多么精深周密、但却藏而不露的艺术匠心。